



红军时期的
陈毅

红军时期的陈毅

张日新 李祖荣

档案出版社

TACHT
责任编辑：郭桂兰 詹红旗

封面设计：吴丽珠

DJ85/32
16

红军时期的陈毅

张日新 李祖荣

*

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0 字数 260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019-274-1

K·73 定价：8.00元

前 言

由于工作关系，我们接触众多的历史资料，受史实的熏陶，自然对那些有卓著功勋的历史人物产生敬慕之情，对某些被埋没了的真实历史深感惋惜，对某些被扭曲了的历史表示遗憾。就这样，我们多年来选定陈毅同志在红军时期的活动做为研究课题，并决心把扭曲了的历史掰正过来，把埋没了的史实发掘出来，对陈毅同志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能否实现这一愿望，请读者批评赐教。

在共和国元帅中，陈毅同志在中央苏区的时间最长，从红军的创建到红军改编后开赴抗日前线，他是伴随着红军的命运度过的。在历史传记中，对陈毅同志三年游击战争所作的传奇般描述的确绘声绘色，然而，对他辅佐朱德、毛泽东创建红军、发展红军、指挥红军却少有评述；对他主持赣西南、赣南、江西省军区和西方军的出色贡献，更是鲜有记载。至于“文革”期间以及传闻中对陈毅同志伟大人格的诋毁，人们更是期望给予痛击和澄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花这样长的时间，学习、研究这位传奇式将军的目的所在。

这本书得以问世，是多方面热情支持的结果。在我们开始收集陈毅同志红军时期活动资料之初，适逢江西省史学界召开探讨陈毅同志在中央苏区的革命活动学术会议。我们向到会代表作出汇报的同时，也从会议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形成了我们研究的框架，奠定了研究的基础。几年来的调查，我们收集了可能收集的资料，采访了上百个老同志和陈毅同志的亲属。此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我们只是起了建造大厦中的沙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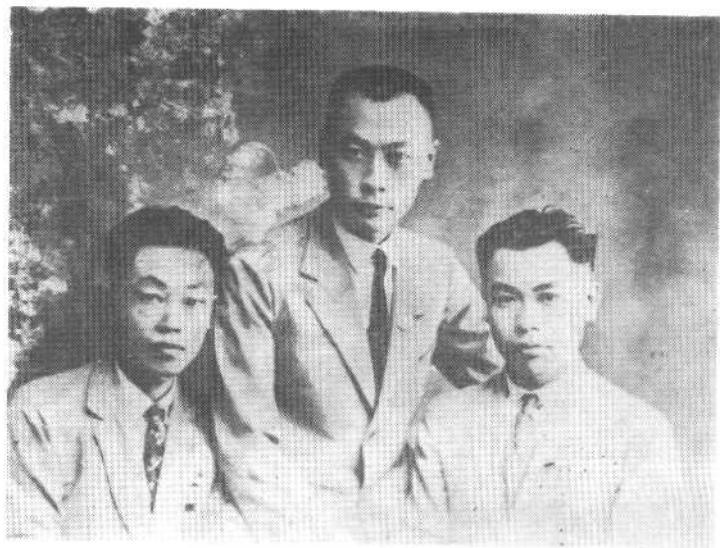
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史料的考证上，为了使此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不遗余力地奔走了整个赣南、赣西南地区有关县镇和偏僻山村。这里，我们对热情接待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是：中共赣州地委党史征集委员会、档案馆、党校，信丰、南康、大余党史办，于都、宁都博物馆，宁都、于都、兴国、赣州市、吉安党史办，兴国烈士纪念馆，东固乡政府，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首都图书馆，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单位。我们还要感谢陈丕显，李聚奎，钱益民，杨尚奎，刘建华，管文蔚，危秀英，万香，赖月明，王中仁等革命老前辈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胡华，黄少群，戴象青，黄干周，孙家犹，陈立明，董玉荣，刘涵润，张智武，周尊煊，曾庆奎，熊佐，凌步机等，他们给了我们无私而坦诚的支持。我们的工作还直接得到陈毅同志的亲属陈修和老人和陈昊苏同志的热情赞助、指教和不厌其烦的核对有关资料，我们借此机会表示崇高的敬意。在成书的过程中，还得到青年作家叶孝慎、中文副教授蔡德予的帮助，愿他们的名字与此书长存。

作者 1988年1月



1928年1月，陈毅和朱德领导了湘南起义。这是起义地址之一的宜章城关小学。

1929年8月，陈毅由闽赴沪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化装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



1929年9月，陈毅在上海和陈修和(左)、陈孟熙(右)二兄的合影。



陈毅同志写《梅岭三章》时住过的山洞旧址。



1939年冬，陈毅与项英等合影。

目 录

绪 章	1
一、追随南昌起义的大旗	10
二、赣南“四整”	29
三、与范石生合作	43
四、湘南暴动	55
五、井冈山会师	72
六、井冈山战斗	83
七、古田会议前后	105
八、创建红六军和红二十二军	123
九、反“围剿”战斗(一)	135
十、反“围剿”战斗(二)	154
十一、突出重围	174
十二、油山岁月	187
十三、出山谈判	238
十四、组建新四军	253
附：大事记	274

绪 章

《红军时期的陈毅》是记述陈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涯的。这一时期是陈毅一生中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活动，使他成为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将领。为使人全面了解这一历史人物，我们拟在绪章中对他以前的经历作简单介绍。

陈毅出生在1901年8月26日，阴历7月13日。这年，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陈毅的家庭经济地位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败而日趋下降，从地主降为上中农。陈毅按世字辈起名叫世俊。早年秋月盼水，小名叫秋江，爱称叫江江，后改名陈毅，字仲弘。笔名有曲秋、绛红等。他三岁学走棋，六岁拜师爷入私塾，当年又跟随他父亲到湖北省利川县建南镇，父亲就在此当书办。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陈毅开始认识了社会的黑暗，目睹贪官污吏对犯人的严刑拷打，陈毅父子俩看不惯横征暴敛、尔虞我诈、欺压百姓的官场，两年后，毅然离开了利川回到家中。这两年官场生活给陈毅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说过：“这两年生活，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对官场中的勾心斗角，印象很深。特别是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自发地同情劳动人民。”^①又说：“……在我的心里开始种下了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的种子。”^②

①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见《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陈毅：《给罗生特同志的信》，（1942年3月8日）。

1908年，陈毅老家已搬迁到成都郊区。成都是西蜀以来的历史名城，胜迹异景，那是乐至这样偏僻的山城所无法望其万一的。然而，陈毅最感兴趣的还是新设的学堂和新建的工厂。到成都的第二年，十岁的陈毅就被卷进辛亥革命的旋涡。他剪去头上的辫子，随兄弟数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去。

1915年，蔡锷举兵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讨袁“护国战争”。护国军打进四川，迫使都督陈二庵（袁世凯的大舅子）投降，当袁世凯接到四川宣布独立的电报时，气得一刀把陈二庵的妹子劈死在堂上，自己从此一卧不起，在全国人民的咒骂声中，一命呜呼！陈毅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好景不长，军阀的混战重起，又给陈毅家带来不幸。成都巷战，血海横尸，烧毁房屋7000余间，杀死无辜不计其数。陈毅一家的生活也日趋艰难，又加上连年打官司失败，祖父病故，家庭经济破产了，他终于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失学回家。陈毅想“科学救国”的美梦破灭了。

在兵戎相见的年代，陈毅曾试考讲武堂，找个从军从政的出路，但未考取。后他与胞兄陈孟熙考进了吴玉章等创办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成都分会主办的留法预备学校。

1919年6月1日，同行者61人，启程向法兰西共和国开进。6月27日陈毅到达上海的时候，五四运动正趋高潮，他被形势吸引，如饥似渴地读了《新青年》的文章，开始萌发出社会主义思想幼芽，这时接触的马克思主义使陈毅思想出现了第一次大震动。8月14日，他乘“麦浪号”客货两用轮船离开上海，10月10日抵法国马赛。后乘火车到达巴黎。

这些来自中国又经五四运动熏陶的青年人在国内就已萌发着各种不同的政见，到了这个思想开放的国度，遇上适当的气候，他们迅速地成长起来。这里除了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外，还有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实证主义、人本主义、折衷主义、新旧康德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马克思主义，都在影响着青年争夺着青年们。纯真浪漫的青年人，由于对

这五花八门的学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研究，出现了不同的倾向和志趣，并因此形成许多小团体。

陈毅与赵世炎、李隆郅(李立三)、李富春、邓希贤(邓小平)、向警予、黎纯一、喻正衡、周钦岳、陈孟熙，以及徐特立先生和蔡和森的一家一起，积极参加华工活动。目睹华工饱受排挤的痛苦，他们同法国社会下层人一样，最受压迫和剥削，生活痛苦，这使他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不那么美妙。陈毅的立场逐渐地和法国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了。1920年9月下旬的一天，蔡和森听说陈毅受了工伤，特地去看望他，陈毅对蔡和森带给他的《华工杂志》和《新青年》杂志非常感兴趣。后来他又读到《共产党宣言》，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打破了走西方道路的迷梦。他认为走西方道路，只能把祖国“从火坑拉向火坑”，^①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真正拯救苦难的中国。1920年的“五一”，陈毅在巴黎参加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无产阶级的罢工示威游行。是年冬，他参加了进步的青年组织“工学世界社”，从此，陈毅走上了政治活动的道路。在1921年勤工俭学生的“二·二八”斗争中，陈毅作为组织者之一，开始显示出他的勇气和才能，而在反对北洋政府的借款斗争中，陈毅的如椽之笔更发挥了它的投枪作用了。勤工俭学生的斗争遭到法国政府的镇压，陈毅等被赶进了军营。

1921年11月，陈毅等被法国武装押上波尔特加邮轮，遣送回国。船到上海，陈毅为回国学生的出路，继续奔波，12月，他回到四川。翌年7月，川军混战，半年的努力付之东流。他，嗒然丧气，踽踽街头，以履行给蔡和森许下的诺言，发行《响导》作为安慰和生活的依靠。之后，决定回老家乐至去看望早已望眼欲穿的年迈的母亲。他蹒跚踏进三元坝陈家祠堂，看到的是一个破落潦倒的农家。陈毅曾憧憬过“陈贡爷”的光宗耀祖，后来又把个人的出路和工业救国、走西方的路结合起来，并着实为此兴奋地

^① 转引自罗英才松植著：《青年陈毅》，第87页。

搏斗过一番。后来，又梦想做一个自由的文学家，用文章唤起民众，改造社会。然而，自家的遭遇，使他的打算一一破灭了。他呆在乐至家乡的寒门下，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家庭无地位，个人无职业，军阀混战，社会腐败的情景下，陈毅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他致力于《新蜀报》主笔，撰稿揭露社会的丑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这年春，他发表白话诗一百首，反映了陈毅对仇敌誓不两立的疾愤。他在一首白话诗中写道：

孩子，
有谁欺负了你？
有谁是你的仇敌？
你要好好地保护他的生命，
好叫他死在你自己的手里！^①

这首诗，有个人复仇主义的色彩，但表现了他对侵略者、压迫者的仇恨和斗争到底的决心，并以此来启迪青少年的心扉。

是年秋，陈毅根据四川军阀内争不休、百姓惨遭荼毒的事实，写出了一篇抨击军阀武装的文章，触犯了重庆的军阀当局。他们派出军警，持枪“礼送”陈毅离开四川。

1923年秋，陈毅来到北京“中法大学西山学院”。他住在“斗室”，粗茶淡饭，不改其乐。当年冬天，中共北方区委根据他的要求，经颜昌颐、肖振声的介绍，批准他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这时，他研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发展史》等，同时又经常到农村中去调查。陈毅的心境似西山霜后的枫叶。

他在回顾自己投奔共产党的历史时，说过：“可以说，一方面是自觉的，一方面又是被迫的，但主要是看到了新兴力量所在，

^① 见秋羊(又名金满城)：《从书生到将军的陈毅》，1949年5月26日。

看清了形势。”^①陈毅最终投入共产党的怀抱，是走了一段艰苦曲折的道路。其间，有动摇、有彷徨，更有顽强的追求、探索。他是带着对罪恶社会逐渐增长的愤懑和疾恨，走到无产阶级营垒中来的。他从个人奋斗到集体主义，再到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经历了工业救国到文学救国最后到革命救国的转变。他从企求复兴祖业的封建主义到挽救国家的民主主义，再到献身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他走过的是一个知识分子通常所难以避免的不断追求、探索真理的艰苦漫长的道路。革命的觉悟，或早或迟，只要有了觉悟，就坚定地干到底。这是陈毅对他孩子的教诲，也是他自身历史的写照。

1924年伊始，他与金满城、王统照等好友一起，沉浸在文学的港湾，他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在中国文坛上开始以较为明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文学为什么人以及文学应当宣传革命、表现斗争的正确主张。

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中国革命新高潮，推动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革命斗争的新形势。这年暑假，中共党组织决定陈毅住进北京城内，参加组织、发动工作。这期间，他充分运用革命文学这一武器，撰写文章，发表在《京报·民众周刊》。他潇洒豪放的演讲，积极宣传革命道理，深受群众欢迎和李大钊的赏识。稍后，中共北方区委为了加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决定让陈毅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并兼任北京学生联合总会的党团书记。他还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主办的《革命周报》任编委，几乎每周都要为该报写稿。同时他还经常为市党部机关刊物《党声》撰稿。是年底，他告别了学生时代的全部生活，开始以新的面目进入社会，正式踏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①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

1926年爆发的“三·一八”斗争，陈毅是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3月16日他参加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国民党政委会北京分会召开的教育宣传委员会。3月17日，根据会议决定他和陈日新、王布仁、辛焕文等四人，以发言人身份率领67人组成的代表团直奔国务院，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日本派军舰进驻天津大沽口。第二天，北京各界人民一万多人聚集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会后，陈毅手执旗子，气宇轩昂地走在北京学生总会队伍的最前面，下午，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遭到军警的屠杀和殴打。枪响之后，陈毅被慌乱的人群挤夹到两挺机枪之间，幸未负伤。枪声一停，他便冲了出来，一面从血泊中抢救受伤的同志，一面继续指挥散乱的群众撤退。傍晚时分，他才带着满身血迹回到翠花胡同党部机关。一进机关，他急切地询问李大钊等领导同志的下落，并立即研究抢救受伤群众的紧急措施。这是陈毅一生中第一次参与并领导的一场流血的革命斗争。

经过“三·一八”血案的考验，陈毅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屠夫的刀，烈士的血，使陈毅迅速地成熟起来。

1926年夏，陈毅接受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派遣，回到四川，8月25日来到万县太白岩下四川军阀杨森的司令部。陈毅和杨森在四年前为解决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打过交道，这次陈毅来，杨热情接待，经朱德介绍，陈毅又到重庆去向以杨闇公为首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报到，接转了组织关系。同时，接受委任，担任杨森的秘书，协助朱德着手做对军阀部队的统战、策动工作。

那时候，帝国主义的轮船，在我国内河横冲直撞，经常故意撞翻、撞沉中国军民船只。8月29日，杨森司令部宪兵准备乘英轮“万流”号，由云阳押运军款回万县，正当杨部官兵分乘木船靠拢该轮时，该轮猛然发动，快速行驶，把木船撞翻，淹死杨部军官7人，士兵58人，军款85600大洋，许多枪支、子弹沉没江底。杨森在朱德敦劝之下，8月30日，下令扣押停靠在万县的另外两

艘英轮“万县”号和“万通”号，并电告英国驻重庆领事馆，要求赔偿损失，惩罚肇事凶手。此时，陈毅正在重庆，闻讯于9月1日赶回万县，立即投入这场反帝爱国斗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五”万县事件。

1926年11月上旬，在万县原“宝隆洋行”朱德的办公室里，陈毅第一次和刘伯承相会，刘当时在中共重庆地委负责领导军事运动。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身份组织领导这里的起义，配合北伐军顺利进军。陈毅非常高兴，接受中共重庆军委派遣，于11月中旬离开万县去重庆，参加“顺泸起义”的具体组织和准备工作。11月25日，国民党四川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山学校召开，清算了国民党右派势力，扩大了左派力量，选举产生了以杨闇公、刘伯承、朱德等9人组成的省党部执委会。中共重庆地委立即组织成立军事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兼任，委员有刘伯承、朱德。军委决定陈毅协助刘伯承去泸州组织起义。但是，国民党第一次省代表会还没有结束，就接到顺泸已提前于12月1至3日，先后起义的密报。军委重新决定，刘伯承去顺庆，陈毅去泸州，掌握起义，待机北移。陈毅到泸州时，起义已一个多星期了，起义军领导人袁品文（曾是刘伯承的部下）、陈兰亭正为接不到重庆指示而焦急，陈毅的到来正解这燃眉之急。他把带来的一批政工人员派到部队各团、营整顿军纪、戳穿谣言，安定人心。

12月下旬，杨闇公要陈毅急速回重庆，让他利用“关系”，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到合川，去做合三师的军运工作。因为陈毅1923年在《新蜀报》期间结识的女友胡兰畦的丈夫陈梦云，是合川三师师长陈书农的叔父。当时陈梦云任合川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毅找到胡兰畦和其丈夫陈梦云后，被委任为该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合川三师是反动军阀邓锡侯的属下，虽然部分官兵有进步倾向，但是，顽固势力根深蒂固，右派势力、国家主义派的活动也很猖狂。特别是邓锡侯的亲信旅长、国民党的右派王学姜，专横打击革命分子。好在是师政治部的左派力量强，原任宣传科长是

共产党员刘愿庵，现任宣传科长是国民党左派范英士，所以陈毅一上任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首先恢复了《武力与民众》期刊，3月12日，召开了“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的纪念大会，借此扩大革命影响，激发民众革命热情。陈毅在大会上的讲话，赢得了与会群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1927年4月1日，重庆“三·三一”惨案的消息传到合川，陈毅正和中共合川县委负责人召集合川工、商、学各界代表开会，研究成立“南京血案后援会”。一个县政府工友急匆匆跑来告诉陈毅，昨天重庆发生血案，陈毅当机立断，停止会议，赶回三师找陈梦云、范英士商量对策。王学姜不敢公开捕杀陈毅等人，便决定用“鸿门宴”的方式，企图一网打尽合川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陈毅、陈梦云、范英士事先得到消息，在4月2日晚，乘小船渡过涪江，逃出合川，经铜梁、璧山，于3日晚到重庆磁器口。这时重庆还弥漫着大屠杀的血腥气，4日下午，陈毅不顾陈梦云和范英士的竭力劝阻，毅然只身冒险进城。他去探听中共重庆地委和省党部的下落。其不知杨闇公就是在这天上午被捕，地下党组织转移到合川。陈毅在重庆四处扑空，党内同志一个也没有找到，无奈4月5日化装成商人，奔赴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

陈毅来到武汉，正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的大街小巷充满反蒋的标语、传单。当时，陈毅的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胞弟陈季让，还有好友胡兰畦等都在武汉军校学习。陈毅通过胡兰畦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的一位湖北同学的帮助，找到了中共湖北省委驻地。省委决定让他去叶挺部队当兵。陈毅非常高兴，拿着介绍信一出省委大门，巧遇入党介绍人颜昌颐。两人久别重逢，兴奋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颜告诉陈毅中共中央已由上海迁到武汉，颜不让陈毅去叶挺部队报到。

第二天，颜昌颐带陈毅到中央军委。军委负责人之一的聂荣